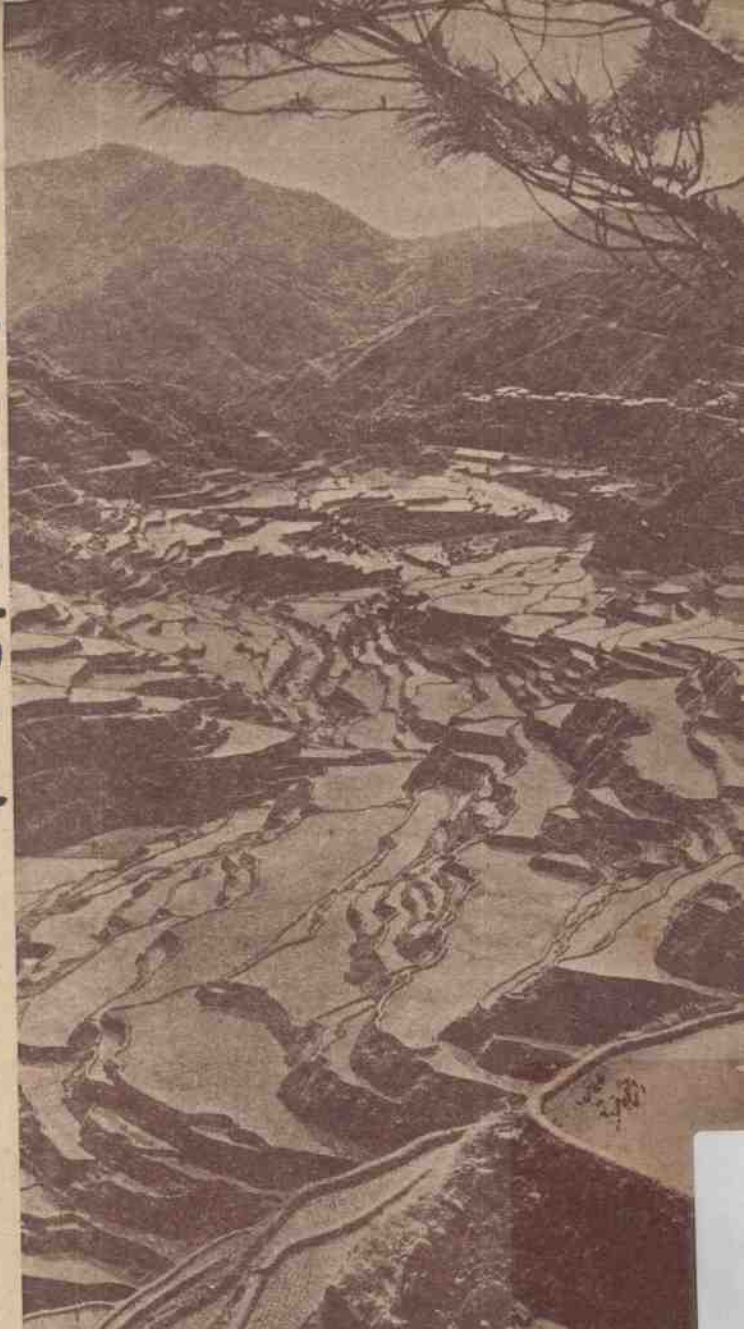


中菲閩係論書

董仲實敬題



亞非叢書

中菲關係論叢

吳承宏著

新加坡青年書局印行

1960

亞非叢書

中 菲 關 係 論 叢

吳景宏著

主 編 者 許 雲 樵

出 版 者 青 年 書 局

新加坡小坡大馬路三六三號

1960年4月港初版

目次

中菲關係的研究及其重要性——代序——	一
中菲關係的悠久性與和平性	九
南北朝以前中菲關係的探討	一二
中菲關係之島嶼及其史料研究	二〇
先秦中菲關係之探討	四九
秦漢時代中菲關係之探討	八二
三國兩晉時代中菲關係之探討	一二〇
北京人與「菲律賓人」	一五七
蘭嶼主權的一場誤會	一六四
蘭嶼·巴丹尼斯·中菲關係	一六六
有關中菲民族文化二三事	一七六
華僑對於菲律賓文化的貢獻	一八〇

開創菲國經濟的先驅者——華僑（譯文）	一九二
外僑對於菲律賓經濟方面的貢獻（譯文）	一九九
外人心目中的菲島華僑社會	二二八
兩位美國人筆下的華僑	二四八
菲報人對華僑社會的看法	二四八
根本不成問題的華僑問題	二四九
華僑問題的存在及其解決方針	二五二
糾正中菲雙方的錯覺	二五五
談華僑處境	二五八
加強國民外交的原則與途徑	二六〇
在國民外交上有了成就的兩個例證	二七〇
以主動立場使菲人了解華僑實況	二七二
菲人第一與旅菲華僑	二八二
菲國華僑逾期旅客案的死結解得開嗎？	二九一

插圖

三寶壟的廟宇	四八
巴那委土人	一一九
巴那委土人的舞蹈隊	一五六
拜爾博士與孔尼華博士	一五七
蘭嶼地圖	一六七
菲大考古民族學研究所與博物院之一角	一七五
梯田	一七九
峴市郵政總局大廈	二四七
從奎松橋遠眺馬尼刺全市	二五一
菲國國會大廈	二五四
馬尼刺記者公會大廈	二五七
巴那委一帶土人在表演歌舞中	二九〇

中菲關係的研究及其重要性

——代序——

作者決定暫時離開菲律賓之際，才把兩篇英文稿分交菲大學報（菲律賓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評論）及馬尼刺大學學報（東亞研究）主編人，承他們的好意，允各以兩卷季刊的篇幅，印為專輯。他們之所以破例刊載一位華人的一九五三年及一九五四年舊稿，無非由於深知中菲關係的重要性，抽稿一為「清朝以前漢籍中菲律賓史料之研究」，一為補編，各二三百頁。據最近菲方的來信，由於菲大印務浩繁，付排需時，尚難預定問世的確期。好在二文悉無時間性，遲早出版，沒有多大關係。

最近又蒙新嘉坡青年書局主持人與亞非叢書主編人的好意，給作者以編纂近十年來個人零星譯著，第一批先分成三本出版的機會。本書取名「中菲關係論叢」，收羅了二十六篇長短不一，分別刊載多種雜誌報章的譯著，當然在一般內容上，與上述英文稿有些連帶關係。

因此作者不妨把前一篇的英文兩短序，譯為中文如下，為中菲關係的研究及其重要性，刻劃一

個最簡單的輪廓，以供先進同好之指正。

美籍退休教授拜爾博士的序文（氏為遠東史前學會名譽會長，曾主持第一屆與第四屆遠東史前學會議。按第三屆係於一九三八年，在新加坡舉行，前菲大碩士，現已逝世之原大南洋研究所所長林惠祥教授，曾出席為副代表）：

這一本由吳教授當他在菲大從事研究，又於考古民族學研究所及博物院兼任副研究員期間，撰述的著作，無疑地，是已經寫成的書籍之中，涉及早期中菲關係的最為廣博記載。我們因而獲益於有了幾百條零星的資料，以及他網羅了漢籍與西方史料，冶為一爐，加以詮釋的種種嘗試。然而，正如吳教授他本人所明智地指出者，他並未企圖撰著一部完備的歷史，而是僅僅致力於安置一個堅固的基礎，由之他自己以及其他學者們，可以在將來建立一種更悠久性的史實及其合理理論的體系。這也正是我們許多人所期待者；吳教授為我們供應了這麼多材料的卓越集成，並加以詮釋的嘗試，獲得了我們全體，雖然人數有限的一羣，從事早期中菲關係研究的嚴肅學人的誠懇謝忱。

我個人對於此一主題的興趣，該回溯到半個世紀以前，從一九〇五到一九〇八年的時候，我深抱志趣於探討偉大的「依夫高稻米梯田」的來源，以及事實上關於北呂宋灌溉稻米歷史的整個問題。當時我立即深信上述二者，都是源自華南或安南北部——這一點信念，在我於一九

○八年從廣州沿西江到梧州的一次廣泛旅程中，獲得証實（而於後來的幾年當中，遍訪日本的內海、安南北部、以及荷屬東印度之際，益覺其然）。這些和其他研究終於在一九二二年，匯成拙著「麥哲倫以前的菲律賓」，該書已於吳教授這一本書中，多處引用。

中菲關係研究的另一界石。建立自我們三十多年來——從一九二二到一九五三年——在菲律賓考古學方面的多次發掘，其間發現了埋藏在菲島地下，出乎意外大量的中國古代玉石、陶器、磁器，以及其他加工品。關於上述尋出物品及其意義的簡要記載，包括于拙著「在菲律賓發現的中國陶器」（一九三〇年印行），以及烏曼紐爾教授所著「菲島閩語中華語成分」一書（一九四八年，馬尼刺出版），特撰的一篇歷史性序文中。吳教授當他在菲大初期隨我從事研究的時候，對於上述資料的熟悉，大大鼓舞了他的興趣，同時導致了選定此一書名，作為他的研究工作的主要範疇。我發現到他是一位細心和周到的學生。而於我們同事的年間，彼此曾收攻錯之益——這在此一著作之中，明顯表現出來。

一如前文所示及者，這種史學研究，僅屬開端，並非止於至善之作，仍然需要繼續對於新史實新解釋的多年研究與搜求。不過我深信吳教授這一本書作，在此一特殊研究範疇中，所有傑出作品之間，將為今日和未來學生們最有用的輔導與激勵之書。

以上所云，溢美之詞實過多，足証這位將近八十歲的老學者，多麼熱誠於鼓舞後生小子們的苦

心，同時反映出這一條研究途徑，好多年來，始終是冷門的情形。他所提到的曼紐爾，是非大的碩士、講師兼助理研究員、助教授、現任考古人類學系主任，著作等身。由於共事多年，深知他是極其重視中菲關係的一位菲人。

以下是執教菲大史學系，將滿三十年的女教授昂通博士的短序：

西班牙著作家所撰有關菲島文化的最早記載之間，就已經述及中菲貿易及商業關係。是類關係遠在西班牙殖民人士到達之前許多世紀裏，就已經存在的立論，獲得了較近時期中，考古方面種種發現的証實，尤其屬於菲島考古學開山祖師，拜爾教授所發掘者。在十九世紀之中，對於菲律賓歷史這一方面情況的濃厚興趣，又因若干中文史乘之為西方發現而引起，經分析之後，提示了中國與菲律賓之間，彼此接觸的性質與範圍。

然而他國史學家們探索中菲關係史的努力，受到無法解釋，由中文寫成記載的阻礙。上述史乘的西方現代語譯文，似乎消除了困難，可是到了後來，學者們發現到不少翻譯上的錯誤，以及大量其他，未曾吸引前人發生興趣的中文原料。

吳教授對於中菲關係的志趣，及其熟悉於上述史籍中所記錄的文字，恰巧適應了有意探索此一時代菲史的需求條件。他對現存漢籍，採用年代學上研究進程的分析，可能對於此一主題，產生了足以澄清，迄今含混的許多臆測之詞，並且貢獻許多新材料，給那些本來僅賴貧乏史

料，以致力於十六世紀以前，中菲關係此一主題的學者們。

她是一位含有華人與西班牙人血統的菲人，曾在美國兩校，擔任客座教授。

此外，菲大學報編輯亞比斯教授，曾允由他執筆，另寫第三篇短序，廣為菲人介紹。這位菲大碩士，是一位菲國名作家與藏書家，曾在芝加哥大學講學，前任英文系助理主任，現為人文與菲律賓制度系，一個新系的系主任。

至於馬尼刺大學學報主編人，美籍教授胡士頓博士，是該校研究院院長，遠東史前學會會員之一。他是首先再三勸作者把上述英文稿發表的一位。

「清朝以前漢籍中菲律賓漢史料之研究補編」一稿的序文，當由菲大退休教授薩福拉執筆。他也是一位菲大碩士，曾赴美講學。做了系主任多年，前任菲國史學會的會長，將主持十一月底在馬尼刺召開的亞洲史學家會議。新嘉坡方面，至少有兩位被邀請出席。

該學會現任會長法貝利亞，又是一位執教三十年以上的菲大碩士，現為全系教師二十餘位的系主任。他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的年會之中，宣讀了一篇以「擴大史學研究」為題的論文。其中，關於中菲關係的研究及其重要性的一段，除了刪去他對大會提起作者在菲國研究的情形之外，照譯如下：

……至於其他留待「填補」菲島在西班牙時代以前歷史的一塊希望，便是隣近國家，例如

中國及東南亞諸國之間，有關菲島的資料。中國史料確曾利用到，然而數量不大。趙汝适記載之中，他所稱呼的「麻逸」，曾經被人們極其細心地研討，學者們間或論斷麻逸是菲島的一部份。拜爾博士考証其地為明多羅，可能他的說法正確。在明多羅島的南部，有一個小村，村名為麻逸之音，而且鄰近的龍勃隆省諸島的居民，曉得明多羅是麻逸的來歷。

既然我們非人的學者們不懂中文，因而非大史學系的一向方針是鼓勵來自中國的研究者，在「漢籍中有關菲律賓資料」一個總題之下，撰著畢業論文。……

缺少西班牙時代以前有關菲島的研究史料，曾經導致若干可笑的臆測。……
他這一篇論文，後來又由史學會季刊登載。

菲國前任教育部長林曼紐爾博士（華裔）在任期間（現改任工商部長），一再宣稱：當前的菲史研究，應該盡力擴大範圍，特別注重中國與東南亞各國史料之中，直間接與菲史有關的部份。並曾指出非中學歷史教本之內，引用中國史料論據的項目太少。也曾敦請華僑文教界人士，參加教育部主持的會議，討論菲史教材的補充問題。

菲國目前極為重視史學研究，尤其是東南亞方面的，史學會名譽會長一向由歷任總統擔任，成立大會是在總統府舉行，每年經費的補助，列入國家預算。即將召開的亞洲史學家會議，是分函各國教育部接洽。此外尚有亞洲史學高級研究中心機構的籌設……而其重視中菲關係的研究，當然是

爲本國歷史研究的深入與翔實打算。

中菲關係的研究，涉及整個東南亞史、華僑史、中西交通史等等，把它看做整個中國與南洋關係史的一環，就可以聯想到它對東南亞其他各國歷史材料的加添，具有如何相關的重要性。

作者於一九五三年參加第四屆遠東史前學會議之後，即有意先以中文，試寫一部中菲關係史，老早請董作賓教授寫個書名題簽。孰意事與願違，半途而輟。

目前整理各式各樣的中英文譯著，分別在菲律賓濱及此間出版，一則拋磚引玉，引起共鳴，二則鞭策自己，繼續努力，以求貫徹。

本書各篇除在「大陸雜誌」刊載者外，悉用不一的筆名，概於篇末附記筆名。爲力求通俗計，本書只參雜以文言撰就的四篇，其餘當分載續集。

全書前十一篇以中菲關係爲重心，接連下去的是有關華僑貢獻的三篇，華僑社會的三篇，華僑問題的四篇，國民外交三篇，以及最近發表的兩篇。（許多小地名的翻譯，暫時照舊依閩南音。）本書及「菲律賓簡史與人物」一書，幸蒙董作賓教授遠來星洲新邦之便，分別惠予題簽，以光篇幅，並以留念。

本文草就後，才閱及一月十三日出版的菲大週刊所載的一則消息。題爲「學術性著作印行的公佈」，謹爲摘譯有關部份如下：

……亞比斯教授業已宣佈：將由菲大一個推進文史等方面研究工作，「活力極其旺盛」的學報，出版兩種資料完備的學術性專著。

亞剛西利歐（氏為菲國史學界新派的領袖，曾於取得菲大碩士後，榮獲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度菲國的史學名著獎金，在私立大學執教多年後，於一九五八年被菲大破例以正教授名義聘入史學系，位置在許多位擁有博士學位的老教授之上，震動全校）所著「馬洛洛斯——菲律賓共和國之危機」與吳景宏所著「清朝以前漢籍中菲律賓史料之研究」，將各由學報以專輯出版。

前者的著作，側重菲律賓革命運動的第二階段。……

後者的著作，依據其碩士論文。……目前他在寫博士論文等。

亞比斯教授將為吳氏撰寫第三篇的序文，述及該書之為西班牙時代以前的菲島，增加許多新史實。……

該書將成為學報一九五九年度下半年的兩卷季刊合刊號，而亞剛西利歐之書，則為一九六〇年度全年四卷的合刊號。

兩書均以書本式印行，後者亦可能在年內出版。

照上面這一條消息，拙著當在加緊排印中，至遲上半年內可以出版，說不定將與這一本中文的論叢差不多的時候出現。

一九六〇年二月初稿草成於南洋大學

中菲關係的悠久性與和平性

峴市通東大學史學系主任賽地博士曾撰一文，題爲「華僑對於菲律賓經濟與文化的貢獻引證」，在前報發表。

他曾任菲國史學會的副會長，以著作等身馳名；而最難能可貴者，即年來執筆，每每涉及中菲關係的研究。他所引用的史料，雖然僅限於西、美、菲人所研究的一般範圍之內；可是行文運筆之際，常於華僑對菲律賓古往今來的種種貢獻，再三致意，力加闡明，這對於中菲友好關係的促進，裨益匪淺。

現在引用他這一篇立論的主要觀點，另加補充材料，爲中菲關係的特殊性，提綱挈領，畫下簡單，然而扼要的輪廓。

本文欲首先述及的第一點特殊性，是中菲關係的悠久性。

僅僅根據具體的史實，中菲關係可說是最悠久的。菲英關係最實際的是英軍佔領時期（一七六二至六四年），兩年而已。菲日關係以日軍盤踞時期（一九四二至四五年）爲主，充其量不過三年，（西班牙時期中，在菲的日人不多）。菲美關係較長，而所謂美國時期（一八九八至一九四六年），

不及五十年；拉長到今日，還是有限。菲西關係比較久遠，號稱西班牙時代（一五二一或一五六五至一八九八年）也者，僅僅三百幾十年。

此外，如菲葡關係、菲荷關係等等，更不足道。

而中菲關係信史之始，不論就舊說——據南宋趙汝适諸蕃志關於麻逸三島的記載——自一二二五年算起；或就新說——文獻通考與宋史關於北宋摩逸國的記載——可上推至九八二年，都是悠久得多。若是論及史前關係，早在西元前新石器時代後期——周朝中——雙方就開始接觸了。不僅可能早於印度文化的輸入菲島，而且不像印度文化的中止傳來。

所以中菲關係，在菲島與外人關係中，最為悠久，大可視為定論。

其次，中菲關係的第二點特殊性，是和平性——和好相處，並無令人痛心的舊恨新仇。

有些菲人說林鳳（由閩南晉林阿鳳譯成西文、英文，再譯為國音，變為李馬奔等等——當與林道乾，另一位海盜巨魁無關）在一五七四年，一再攻眼，轉據蜂牙絲蘭，完全非和平性質的關係。然而林氏本來是海盜，並非來菲經商的華僑。何況當時並未趁火打劫的華僑，以及明廷官吏，都是直接協助西軍抗擊林氏部下的。我們無須平為林氏之為一位海盜首領諱言，當然不可以把他的行動，視為華僑的行動。

又有些菲人誤會西班牙時代中，華僑先後有過五次的大反抗——一六〇三、一六三九、一六六

二、一六八六、以及一七六二年——用這些來反駁中菲關係的和平性。說來，實在冤枉也！這五次大流血，是華僑被西兵大屠殺；是忍無可忍的揭竿而起，根本不是無緣無故的騷動。如果華僑記恨的話，這筆血海深仇是該算在西班牙人項目之下，與菲人無關。當時中菲之間，原無對敵、仇視的現象。沒有佔領菲島野心的華僑白白犧牲，正足以證明其和而且平。其為正義而奮鬥的大無畏精神，實在值得菲人同情，而絕不可用來佐證中菲關係的不和不平。（按潘和五殺西督事件，亦與菲人無關。）

而非英關係呢？不幸留下兩年佔領巔市等地的史實。非西關係僅舉菲人反抗運動的次數之多，可以概見；要不然何至於菲人會有十九世紀下半期的前仆後繼的革命運動！菲美關係比較好得多了，但是菲島從事獨立戰爭的過程中（一八九九至一九〇二年），不無美軍留下的血債。至於菲日關係，日治期中的慘狀宛如昨日，菲人絕難忘懷。因此，第二點的說法——中菲關係的和平性——亦可成立。

（本篇筆名係用心知）